國朝文錄

榕村全集文錄引

榕村全集安溪李文貞公著文貞之學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極推透以暢其旨不阿附以蓋其失所著書甚具周易尤為專門承脩之書亦冠絕一代其見於文者大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與所著之書相表裏首卷為觀瀾錄皆論學論經論性論諸儒論治之作宛然朱子全書規模次為經書筆記讀書筆錄筆錄啓經御覽其辨甚析後數條闡發泰交謙受之旨用意尤深次為春秋大義春秋隨筆尙不脫胡氏習氣次為尙書句讀次為周官筆記次為初夏錄分為誠明大學中庸仁智孟子通書太極人物人心

天地性命喜怒等篇亦爲尊朱要旨析爲理氣心性氣質智仁勇知行立志主敬等條類皆闡奥抉疑發前人之所未發亦爲象數拾遺弓不能盡通其說亦爲崇行摘記則生平所習往而誦習者也第十四卷以下始爲序記論說解辨雜著講義頌疏劄子書傳墓誌祭贊箴銘等文文格力取法昌黎而去其駁雜氣味近乎子厚而加以精醇　四庫全書提要目爲閎深肅括實爲蘊之蓋儒家渟實之文異於才人之放浪亦文士苦心之作異於講學家之平板者也今惟錄其序記以下文之明切於事理者得若干篇其他窮性命析理氣闢圖書原象數者率不錄非敢略也以爲此皆

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極理之要、當與宋五子書並讀、而不當與唐宋八大家同觀、故不敢遽出以餉人也、昔閩百詩先生、謂東周無孔子、堯舜如長夜、而宋無朱子、孔子如長夜、予則謂當今無李厚庵先生、雖朱子亦如長夜、以之從祀孔廟、實爲允當、乃予前言之盧容庵先生、欲其以李文貞公與湯文正公並講、而文貞不與、其後閩人奏祀黄忠正公、而文貞復不與、非憾事歟、吾師莫寶齋先生、爲陽明之學者也、亦心服文貞解經之精、謂近世嘖有煩言、須俟五百載論定之後、豈非然哉、上高李祖陶撰、

榕村全集文選目錄

卷一

卷二

榕村全集文選卷一

安溪李光地厚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胡照離午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皇上退朝御乾淸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淸問謹以讀書筆錄四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十篇繕寫爲一卷進呈而恭爲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

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躋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沽獵相高（通人之言論）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蘊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惟命

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曆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之不足。局於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沒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燭火

益微抱卷趨赴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於程朱遠不敢違於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以高宗傅說爲論學之宗遂極論帝王之學與儒生本同既以頌揚亦自見身分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蓋非苟爲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藹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純粹中正之論）爲其實而舉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而樂爲尤甚蓋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

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間以暇日參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粹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聲言旨趣之同猶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爲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諸經之文爲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爲輔將以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已脫稾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竊不自量繕寫爲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求定也文

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事勢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竊疑之蓋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爲是言以避召命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頹倣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鬪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鬪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謂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

以啟天下而猶爲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上下其議論焉至於致中和之極若一人之事專其業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淺[illegible]所能知也

淳意高文發揮亦極有力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釐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爭。至今未熄。皆能獨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掔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

涵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擥自託於据經詁傳以售其私也緬維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嵩時晚出厥生挾雜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閼拒者則今日之聽熒於爾而援鶉已遺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以爲信之深而堅持此論所以爲天下之公文亦神不外散

○韓子粹言序

韓子之文之學非漢以下其周之裒講切於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粗孟子者非獨文家如歐蘇稱之雖二程亦云然學自濂洛後眞儒輩出於今益光矣譬之日馭公其啓明乎譬之行旌公其虛無乎若文之一道則其至者簡質明銳以視西漢能者邈乎過之八百年來聲希響絕不可追矣公言學聖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學古人之文自公始雖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學由文入者也故其所玩愛以嬉者並傳於今不廢朱子所謂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公蓋不自掩焉今摘公文授子孫輩則擇

其發於理濟於事者而文之簡質明銳亦似非他酬酢所及欲令後生識文章之正的且以發明公之雅志嗚呼公欲削孫揚之不合者附於經有能用公之意權公之旨者則度越況雄爲不少矣愚謏非其任也

韓文專取其簡質明銳蓋又是一副眼孔故先生之文輒似之

名文前選序

制舉之文可傳乎曰可其原蓋出於義疏之流而稍叶以俳偶者也其法雖起於熙甯之新學然觀洛閩以來訓義講說用其體者多矣諸窮經之學以剖析爲功故談經之文亦不以櫛比爲病也由是觀之制舉而能有發於聖賢之意有助於儒先之說雖與義疏注解佐佑六經可矣前代自洪永之間設科取士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而其道始盛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用大全之書專精於先儒之說而已以故其取財甚雅馴非洙泗濂洛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旨[illegible]

不貌也其傳神甚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搏合控勒而縱横以鶩驅也後之讀者以爲質此如成周之季謂先進野人者以經義切指授之旣極彬彬無以加已嘉隆以後異說盛流師傳毀棄材則兼收夫子史論則出入於秦漢又其甚者則佛老之緒餘糟粕而已至於破體壞法踳駁顚倒尤韓子所謂雜亂無章而轉相夸眦後爲至極彼不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我朝始復表章經學尊重儒先程朱之書廢而復用斯文之運蓋將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盛衰之際蓋古人所謂採風聞樂正變之林治忽之微也讀者其可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

多而隆萬理法之未漓者附焉目之曰前選

制藝初體如此讀之眞逸然天上○取材甚雅馴持論甚敬謹

傳神甚微細惟先生能爲此言惟先生之文能得此意

己丑房書遴志集序　代

爲文貴淸而賤濁何則神氣盛則淸衰則濁也水之源盛故雖挾潢汙驅塗泥而不渾及其源壅流斷則與溝瀆沼沚同觀葦茂萍靑無淆於穢也人之盛也耳目言貌淸明瀸溢或衰病則反是繁詞縟飾無淆於昏也雖然神氣者物之主而有所以主乎神氣者則其道大而說長矣以文章一事論之詞氣之淸由于神氣之盛泝溯根源神氣之盛根於義理之明義理之明本於學術之端與人心之正是亦道大而說長者也　國家䆁士七十年尊經崇儒以一天下之趨於是人文之成變而逾上彬彬之運不期而然己丑之春十

五國鄉賓者與計偕來余忝分校焉榜發之晨聽禮部吏唱姓名則余平日傾心宿仰之畏友爲多覆檢其文又喜名實之無相謬也諸君釋褐後當有以窗藝相投者大抵與聞文氣味皆近理質而詞健格整而聲和昔綴浮囂之氣警然收肅然靜矣間與同學成君絅齋精搜而詳擇之得三百餘首或疑其才氣浩瀚辭藻淹茂者反不錄焉余曰是選之意欲揚其波而使之瀰清故不得不有所棄也歌舞之後與之挹山水之觀粱肉之餘爲之進清芬之（皆以餘味令人發情）味固宜有索然興盡者然及其氣之不神之靜亦莫不樂此之景遶而味長也然則豈獨作文者發於神氣之流讀文者亦關乎神

氣之效。余故敘之以寓鄙意。且以問南中之故人。余言狂乎否也。

猶有多名下而文闕焉未之見者。庶幾續此而贈我以兼余乎

淸氣往來讀之令人意遠

家譜序

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洗鬯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版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違者則以其秩祭無違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衷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禮缺有閒矣吾宗斯其近古者乎若夫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爲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

而聯之所以親親也標其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繫之傳紀而彰之所以賢賢也三者備矣然後昭穆序焉名分嚴焉勸戒彰焉嗚呼自樸祖以來二百餘年所以維繫糾結而不愈疎代有修明功豈鮮哉革命前後四十年間乾道變化巨室凋零衣冠宗廟之貽譜牒瑣繫之纖燬滅銷沉於兵火流亡所在而是繫吾祖之澤基址依然文獻足徵族屬散而還聚詩書歇而復興先君子恭承祖志始出大難之中雖有室家營廟是首先靈既妥覃及于宗於是蒐拾遺乘屬仲父以經始是譜也成於癸丑之冬遭闖大亂未刻以須先君子拳拳遺志謂越巳未夏仲季二父撿舊文而殫心

諏宗老以遂專修改研摩參備以精兄弟外親之殫力通敏者又相與校而成之族人赴義資足工良於是譜與宗二者俱煥光地讀之泫然興曰宗譜之修廢家之興衰之占也夫家替於睽隆於聚宗與譜所以聚其睽而使之有統也夫是以入廟者覩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嗚呼祖宗昆岷也孫子河淮江漢也合而分分而至于不可復合自非有疏瀹者而道之歸勢且相衡相激相齧相觸滂散横流而不可止故夫親疎不敘恩義不修而斁倫圮族終

于離且乖者何以異是由此言之修宗譜者之功不在禹下其亦可法也夫其終不可忘也夫

正大典則不刊之文

上諭泰山脈絡恭紀

臣嘗因奏事罷

上顧問泰山之脈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脈對且曰古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則泰山在其北應是山脈已為河斷

上曰非也果是山脈水不能斷泰山之脈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纔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橫渡卽山東諸山脈絡從來處也臣退而伏思之禹貢導山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是一條西傾朱圉鳥鼠至陪尾是一條導嶓冢至大別是一條岷山之陽至敷淺原是一條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

略盡矣獨疑青兗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內謂非水所經歟則兗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歟則岱宗嶽之長嵎夷暘之谷堯舜所測候而柴望也謂非禹跡所掩與則禹治水施功正自兗青始故前敘九州旣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于會稽正揚州之鎮也而四條之山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若惟北條曰至于碣石入于海其餘三條或盡于豫州而曰至于陪尾或盡于荊州而曰至于大別或盡于揚州之上游而曰至于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爲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略而不講盡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誨遵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徼盡其脈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之所未窮也泰山之脈既自塞外橫海而來自登萊以盡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廣而北盡於江浙此兩條者盡天作而地成之以爲中原之左右藩護而推其脈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流禹所未至故禹貢於導山闕之也夫是以北條諸山盡于冀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餘三條諸山拔于青兗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溯源如此其精

而聖人之經存信闕疑又如此其謹偹非

皇上灼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指千載夢夢也臣恭惟

皇上之學旣專於道德性命之源而其服力則自易象律歷天文

地理算數聲音農田水利無一不窮其理造其妙心堯舜禹之心

傳堯舜禹之道故凡堯典之歷象舜典之樂律禹貢之山川亦至

是而始一明也臣不勝惶悚

聖說奇創文更本禹貢以發揮之而又推出江浙閩廣之山脈

亦皆自嶺外廻環而來實能盡宇內之奇發千古之覆

河圖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微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著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爲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啓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文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蘊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于天地之間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菀

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與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殁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詞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況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于有宋經學為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比之舊傳正為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為僞而并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自元以來挾異見而滋孕疑者尙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

以至于今昧昧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返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稽

疑夫為之說者何紛紛然其擬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須知此術則者才目其）

陽奇耦之數縱橫而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于圖書之

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

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互為內外者八卦之交

也中宮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

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

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

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內而北東居外也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

位也得位爲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爲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乾坤二氣之所以升降（一、齊、涉、出）日月朔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卜、才、合、到、易）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蹢躅而冰霜之勢成矣內陽而外陰則爲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爲斂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

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于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儀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精論獨闢中間直包括無遺

聞樂知德論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成象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提起發端）且夫政與德固相爲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解得融洽）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

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愷還則敘其交歡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

此下要加洗發

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已之
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
（解得中竅）
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
（又以後代反證之）
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
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
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已之功德者悖矣
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
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湎鄭
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歇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

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敘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涼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總歸到德上）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強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敘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略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辨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可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

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爲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于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筩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皐陶之刑之論可爲三復而歎息也

條晰指陳洞中理解文亦縱放收束極乎自然

留侯武侯論

留侯武侯皆漢之傑也論者或以留侯出必於其機應必於其會其事漢也若贅其避漢封以行其志若神龍之變化於八紘之內而不可羈以參也武侯者正志於結托之初自任以復興之重忘乎時之不可為以瘁其軀於是乎疑二子者所學之術殊所趣之致異故其出處始終大較不同若此雖然君子之於人蓋莫大乎論其世也留侯之君非漢也韓也雖識漢王於邂逅之間知天授之主而韓國猶存則於漢有不純臣之議及乎韓亡而歸漢而後主臣之交定矣前此之往來去就於漢者蓋古之君子拳拳故舊

之心。豈若戰國之士。朝暮秦楚者哉。九域已一。叛亂已除。雄都已建。嫡貳已定。時則謝成功。遠人事。託意寓言。導引辟穀。武侯處草廬之中。承三顧之誼。投合之契。厚許與之分。明及乎託六尺而專國命。統戎行而興漢室。任重道遠。無有休時。盡其職然也。假令留

所謂論世正須反復推勘

侯生季興。而負重寄。充其傾家報韓之心。鞠躬效死。殆非所難。而使武侯從容指顧之間。大業早就。則躬耕之初服。淡薄之本志。其與飄然世外遊者。意豈異哉。論者又謂武侯宏毅忠壯。慨然展布四體以盡其心。留侯優游諷諫。每若有所懷而難發。故一則有從容之論。一則有正大之褒。夫古之君子。其出也。所以直己行志也。

然亦將以順時體變宏濟于艱難是故外處其主內處其身遇之不同而其應異焉況乎武侯晚年閫外之寄而留侯初終帷幄之臣也在易坎之六四近君以濟險而曰納約自牖无咎蹇之六二得其正應居外平難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豈可以是疑坎四之委蛇矜蹇二之亮節哉傳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武侯厲蹇二四語恰知分量之節故在外而譽不虧留侯有納約之心故居中而事獲濟久哉二卦之義留侯武侯當之矣愚嘗尚論三代之下以合於三代之又從大處起意英以謂莫先于義利之閒莫大乎父子君臣之際良之功成漢室而不居亮死之日家無餘資其高致同也良報五世相韓之恩亮

追先帝之過其大節均也此其志如日月之光而行有冰霜之潔豈區區功名之士贊世之流哉或者乃謂亮三顧而出而亮未免（再駁一意筆有餘妍）於挾策干人以為優劣夫亮有不共戴天之怨於虎狼之秦有能報之者亮所從也秦項滅而亮之志畢亮豈區區功名之士哉故曰君子之於古人豈苟焉而已亦莫大乎有以論其世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必具此見解始足以知人論世第二段

以易證之尤明

人說一

（先從人身打向天地）

日月吾身之耳目也五行吾身之氣血骨肉也風雨雲霧雷霆雪霜吾身之欬噴噓呵汗淚沸液也稚壯老者天地之一終一始也疾病康寧者天地之一治一亂也晝有爲宵有夢者天地之出明入幽光照靈秘也是故（次、判、與、）世之治也三辰順六氣和岸谷高深河嶽翕贖人鬼之分判地天之通絕王道休明而怪神寥闊及其亂也日月告凶星辰顯慝瀆麓交吞陵原倒易妖孽之變生而顯道爲民慈人之康也則濤華上浮純美內蓄滋潤營流官骸滌盥神明舍於中宮客影沒於夢寐及其病也脆爾而晦蕩然而荒火升水

降精瞶魂盲慮邪盛發而鬪見不祥是故天地亂則人失其職身病則心爽其常吁人者天地之主心者形氣之君也心無病則身（又合發補出心字爲之主字遞應用開此）（段先而次又奇）病何由作人無亂則天地之亂何由根故病起於心而亂興于人善醫者按脈引理以療其腑臟善治者揆時察變以理其人倫人治則兩儀自得心平則百體皆春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又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身是故古之聖者致中導和體信而達順效斯術者謂之虞唐挪晉以下世傳其方不明乎此則不足以進人位而稱曇負大道以佐王

此與下篇皆奇文大文韓昌黎不得專美

人說二

父母所生曰子。草木實亦曰子。說文者曰、子者孳也。動植有子。而生道不窮矣。故人之爲天地子也（前譬喩人）。天地之道所由不窮者也。禽與獸之生于天地也。與人同然。言繼天地者不存焉。譬之人則五穀也。禽獸則稊秕也。人則嘉果也。禽獸則酸辛也。夫人者、中和之氣寓焉。肖天地之本然、則其名天地子也宜矣（警語泄天地）。人而嚥乎其爲人者。五穀而化稊秕者也。嘉果而變酸辛者也（意雖似精熟此一轉）。故完之與天地相似而失之者違禽獸不遠。聖賢者全體所生使之著其種者也。帝王者全付所覆使之廣其植者也。樹之神盡於實天地之神盡於人。

人而言天地之道者譬猶棄實而談枝華必迷其名而誤其種矣是故良農善圃孜孜於美其實欲其植之廣也又欲其種之普也聖人賢士孜孜於善其身善其類欲貴天地之貴者於不毀也又欲久天地之久者於無窮也

以韓柳之格力發程朱之義理于古無前于今無偶

詩說

詩之說爲先儒所汨沒至朱子而始得其意然其可疑者猶非一而足蓋先儒之說謂雅頌者朝廷之詩也宗廟之詩也西周之詩也國風自邶鄘以下列國之詩也東周之詩也二南文王之詩豳風則周公之詩也然如鄭衛之武公秦之襄公（敘處如鳳歸鐸）如序者之說固非盡東周矣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豈西周之調哉惟豳風之爲周公可信若頌則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顯成康者旣足以明其非盡周公之作而魯頌則僖公詩也亦不得謂東遷之後無頌也且以事理揆之風者天

子命太史陳詩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慶讓之典行。故風謠達焉。及其既東則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風也舊矣。今乃西京之采樂府之藏無一篇在者。而盡出於東遷之後乎。則其詩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謂夫子周遊所得。則季札觀樂於魯。而其篇什既備矣。猶存六代禮樂。故自韶箾夏濩以下皆具。曾謂昭代樂府列國之詩太師之所掌者。盡皆亡軼。而反取東遷以後不隸於樂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與易象春秋並藏而與韶夏濩武雅頌迭奏。必不然矣。先儒惟局於東西周之說。故於孟子所謂詩亡者必曰雅亡也。蓋既以雅爲西而風爲東。則王迹熄自既東。故曰雅亡

也近代長洲顧炎武反其說曰詩亡者直謂風亡云爾葢西周之天子詩陳于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謂先儒之說既偏顧氏殆亦蔽於先儒之說從而爲之辭而並不可信（搜出生意盡空）以愚論之十五國之詩必也東西周具有焉而（前人）後可通也不獨風爾大小雅之詩亦必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西周之時巡狩述職通于天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也風詩作而褒譏黜陟隨之其述職也雅詩作而褒譏黜陟亦隨之凡今之風雅云者大抵此類也其東周以後之風雅則亦列國

之遺俗時有傳鎬京周之故老閔時思舊各以其體附之者也二南盡西周畿內之風而不盡出于文王頌亦西周列廟之樂而非盡作于周公如此則風詩所謂淇澳緇衣雅詩所謂周宗既滅襃姒滅之二南所謂王姬之車周頌所謂不顯成康云者不亦釋然而皆可通已乎孟子詩亡云者盡言風雅俱亡也東遷以後巡狩

言破的

述職不行則風雅俱亡矣縱有所謂舊俗之歌謠故老之詠慨然皆變風變雅之餘音而無當于明時黜陟勸懲之義則其謂之亡

分別春秋體詩之異肌理尤細

也固宜春秋其列國之貞淫治亂而施襃貶焉則風之指也明于事之禮樂征伐而譏僭濫焉則雅之指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意盡

如此也然則其有王風何也曰二南西周畿內之風也王風東周畿內之風也以畿內之有東西則知列國之亦兼東西也王風列於邶鄘衛之後何也曰無他意也衛爲殷都故不夷於列國如頌之以商繼周者耳以服事殷革命猶尊焉文武周公之志也曰當時紂在北方而文王之化先行於南故其詩曰南如子之說則南之義奚取焉曰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沱之章是亦傅會之說云爾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其

以此而起與。嗚呼。如前之說。則先儒之義。不可沿者多矣。朱子之傳。少變序說。世之詬厲者至今未熄。若如此而盡變之。其不以爲怪妄幾希。雖然。不直則道不見。而古人有蓄疑之戒。直其所疑。以俟夫世之君子。學者之事也。

盡掃雲霧然後日月晶明昔人所謂陷銳廓清比于武事者也

修德說

人生所重惟在修德德者何也吾性中所自有中庸所謂性之德者是也其本則自天地而來與天地不相似則謂之悖德易言天地有四德曰元亨利貞然統之者元也其在人曰仁禮義智然統之者仁也惟其統於元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其統於仁也故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然則人而不仁者如德何哉德以仁爲本（諸各自驗之無則改之有則加勉）仁以孝爲本凡人生來有愛父母兄弟之摯情者此其終身立德之基也然恐自幼而長逐物變化如孟子之所云故聖賢教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益加以充養之道誦詩讀書欲其感發開明於

此也斂行愼言欲其維持保任於此也溫恭朝夕之間常自檢省此藹然之意常流乎此廓然之心常在乎有乖厲輒自消磨有褊狹輒自開拓撫諭父母兄弟之親故舊朋友之愛即自州里至於行路常使矜憫含容之意多憤疾較爭之事少如此則爲有德之人然後禮以節之義以成之智以通之庶幾乎可以進於德之盛矣

（本此開拓即是爲人）

于籠統中特指出愛父母兄弟之摯情一層極有把握以下層層拓開亦令人首肯

朱陸析疑

有宋中葉迴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萃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來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擴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巡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躋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

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于性之所近。繼遂執為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曠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為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易。所言陳朱子之用力也漸。循道也熾。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

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其枝葉以達于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業于萇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絶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

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指之間猶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發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此處特爲分別）而無述作猶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弟啓嘗篇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

又綿延而將絶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病矣由此言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開道也猶誠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舉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于二氏而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

再提仲尼

嚴甚

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雖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處處提出孔子作衆證使接孟子之傳者不得開口其文亦明

辨以晳絶無爭心末仍推重陸子不與陽明一例尤爲持平○當時有三大儒平湖專宗朱子不容一語出入安溪宗朱子而能別白其是非睢州宗朱子而亦兼取陽明其疑大學補傳與安溪同而不詆毀先儒與平湖異